全唐文/卷044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沈迴

回，大曆中進士。

武侯廟碑銘（並序）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主左僕射馮翊嚴氏，總帥文武將佐，洎蒙輪突蹄之旅，疆理南鄙，營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垣肅修，烽燧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柝，邊轂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升高訪古，周覽原隰，敬修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忻奏，邑裏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莫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頹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壟南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坮裂，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菅。芟叢薄，是營是葺。眾工群至，繚以高墉；隔閡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靈英昔賢，像設如左，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榷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數君子，皆風雲相感，垂裕來世。嘗以為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上讎獨夫，諸侯同舉；管氏籍強齊之力，以宗周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讚燕昭為奧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群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古今；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誌，今之群書，姑務統論大略，敘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至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

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群雄蝟起，毒蠚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伐劉。沸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維武侯。伊昔武德，蜿足南陽。退藏於密，在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溪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塵。前哲後賢，心跡暗淪。建茲新廟，式是梁岷。

李去泰

去泰，大曆中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

資州刺史叱千公三教道場文

四維無涯，元黃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孕乎中。寒暑推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即有金人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錄（闕）宗衝融自然之理。法本無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元之又元。方丈之間，示我三教。察其規制，即資州刺史叱幹公作禮虔誠，大曆二年十月奉為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邦，千里作鎮，心貫白日，誌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修甲第；以身許國，閫域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厭黑山尚屯，常以丹忱望闕，所經幽異，誌誠感神，上啟靈祇，誓清壤裔，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眾落附款，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於海隅，罔不鹹若，公之（闕）也。所以建此道場，上答神理，公之信也。天地合應，鬼神共資，磅礴山川，毖邃祠宇。（闕二字）智力誰啟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影，盡證虛無；無眾聖真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曜，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氳，下有真人現世。漢崇裒聖，已表儒風；唐號文宣，彌尊德位。仙雲法雨，並灑虛空，東序西庠，盡函霧露。別為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枝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闕）龍驤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恍惚。想之疑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路躊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

西方大聖，為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某露灑雨，水（闕）淨塵。心澄智海，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混元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闕）天辯位四方（闕）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廣學成海，渙文麗天。光（闕）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讚易窮元。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

稱先。

韓秀榮

秀榮，代宗朝人。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所由日更耕之田。〉

掌地之圖，辨邦之數，會疆畫野，度土居民。將以均其賦役，一其征繕。俾上下而為宜，體磽肥而施法。甲之所給，類彼均人。度以物情，頒其職事。我疆我理，雖差百畝之田；如茨如梁，何乖一易之地？且稽諸王制，考彼周官，當務審其徵求，而克均其政令。李悝為魏，方興地力之能；管仲相齊，式廩軍實之要。更耕而獲，豈昧隨時？受以公田，雅符通典。若科之罪，勿使能殖。

梁鎮

鎮，代宗朝為昭應令，仕至司門郎中。

諫罷違典左道呂祠表

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材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齎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蝥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免粟。今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無妄之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後，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已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其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為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疏，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其不可三也。又天地婆父，

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為詞哉？此共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為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其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闕失，又保勞神役靈？此其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其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眾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逾越險阻，負荷粢盛，以日係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存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沈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這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戶，謹明宣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蠲除不急，劃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複為奸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為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齊祭。

盧虔

處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書監，元和中卒。

御史中丞晉州刺史高公神道碑

大曆七年冬十有二月辛酉，御史中丞前晉州刺史高公薨。嗚呼！天柱折，地維缺，豈止梁木其壞，泰山其頹乎？中書令汾陽王聞之，衣及於寢門之外，至哀不哭，仰天久之曰：「天喪余，俾余何所依律？」苟在飲公之化食人公之德，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其月乙亥，天王使中使來歸我公之賵，贈潞州大都督。詔曰：「狐裘濯冠，勤固無歇，閉閣留牘，盡瘁有終。」謂公有古人之風，故貶公以古人之節。《傳》曰：「知臣莫若於君。」豈虛也哉？

公諱武光，字叔良，其先渤海人也。曾祖正初，隋左金吾衛中郎將。祖翰，皇中散大夫常州長史。皇考莊，皇左驍衛將軍，代濟忠貞，保乂王室，累膺熊羆不二心之佐，盛德

之後，必有達者，惟公生焉。公則將軍之嗣子也。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弱而幹父，長乃克家。恥雕蟲而不為，嘉從龍而或躍。故能事親克諧於純孝，弼主必著其大忠，忠孝並全，社稷之衛也。以申警之勤，首職洛交郡安昌府別將，昭忠信也。由是公忠壯自篤，勤勞日宣，為國爪牙，在帝左右，美爾攸績，於嘉乃勳，累遷至忠武將軍，守左清道率。洎天寶末，會幽燕階禍，公密奏辨疑，讋履霜之漸，叩血流地，上濺禦衣，雖涉（闕）之諫不從，而竭忠之誠克見。帝嘉乃節，拜右羽林將軍知軍事。及亂作，公待罪闕下，曰：「臣始知之，不能糜碎身首，啟沃聖聰，俾賊猖狂，藥不瞑眩，誰之咎也，敢忘其死？」帝遽錫公雜彩二百段，瓶盤副焉。曰：「子言無隱，朕甚嘉焉。言而不從，朕之過也。惟今之謀言，姑將以為親。」其年秋，公陷賊境，為賊所得。賊議焚太廟，與清渠之役，中使孫知古遇賊，若為釁鼓之事。公節由義感，忠以勇成，危言勃如，賊爾咸若。是歲國廟不焚，中使複命，公之力也。其有金鏃淫夷，南冠繫俘，咸賴迂續以永其命者，可勝言哉？其時賊議，公本我唐之蓋臣也，不可以握兵之要，恐通內外之言，賊遂黜公出典故絳。絳人聞公之至也，公來其蘇，公之牧絳也，我躬則閱，雖外困賊命，而內綏我人。億兆協心，和樂且孺，卒使包茅之貢，日臻乎行在。及王師大來，公志克遂，墜城歸命，乃享無疆之休。《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其是之謂乎？入朝，肅宗詔復位羽林。是歲年穀不登，長安餓死相屬，公賜言於上，請郵禁衛之米之頒餓者，上多之，乃俾公司出納之吝。翼日餓隸復蘇，人賴家給，時謂之公致君邁於堯、舜，不然，何博施之道廣耶？越月，除奉先。是邑也有不腆之賦，戶人適其邑三千，公戾止未幾，戶人復歸如初。屬虜難未已，時奴刺拔我鳳州，皇上類能，俾公康義，公於是乎始有剖符之寄。公之始至，克黜戎難，靖安西人，逾月政成，封內大理，俾其禍（疑）之蓋，及身於仁壽之域矣。其年秋，有詔遷梁州刺史，充山南道觀察。初商人吏那延，西人之子也，茂遷員來，遇疾而卒，遂殫所得之資，備送終之禮。明日，死徒數百人咸造公庭曰：「今有以見死者之幸，我如此，不如死。」（疑）其餘字人之恤，飲冰之潔，不書可知也。君子曰：「高公荷天之百祿，永終無斁。」由是汾陽王美公之政無度。寶應初，以今上之命命公救濯於絳，加銀青光祿大夫。絳人喜公之來，如見父母。戎首師乾光皇甫大沖率徒數千，居郡之南山，食人馬牛，奪人妻妾，渴日為惡，不彌虔劉，洎公之下車旬時，克浸仁風，率複淳化，封域之內謐如也。雖晉用隨會，群盜出奔；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曷以為比？俄而汾晉阻兵，關東漸弊，脅權相滅，鮮克胥匡。以公獨固大節，伏大順，初誘之以高位不從，又逼以白刃不從，身幾見危，節終不奪，可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上徐聞其忠壯也，加特進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又轉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渤海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加朝散大夫。閑歲遇汾陽王，論晉倒懸之急，若涉水之不濟，由是上將公為舟楫，克濟其難。公自是以利往，為晉康侯，加御史中丞。夫晉陶唐之舊也，介二大都之間，達四康衢之要，賊臣之所覬覦，王

師之所蹂踐，室盡閒爾，田其荒兮。其有彼積之苗，美哉之奐，則為武臣所有。其秋，興履畝之役，行比屋之稅，撫弱惸獨，不畏強禦晉人沐公之惠如慶雲也。一年逋逃復，二年田疇闢，三年之外，中和之詠，甘棠之頌，洋洋乎盈耳哉。三年秋，汾陽王復以公勤績，克聞於上，上俾公以尹河府。浹辰之內，揚然有聲，晉人思公遺愛，銘頌貞石，經始有典，不日成之，睹而思仁，墮淚於下。汾陽王聞之，復聞於上。上詔公再造其晉，加樂安郡開國公。公之至也，大耋鼓腹而歌，羣黎投杖而拜，武人摠戈以馳突，樂正交鼓而和羅。公既喜迓如雲，人亦沐公如雨，風生草偃，政簡人和，陶然日遂其性矣。

以明年冬，汾陽王以秦隴不關，藉公以籌其策。公罷侯於晉，克揚西土之烈。無何遘癘虐疾，遂歸休於宣平私第。病日臻，既彌留，銀青光祿大夫兼絳州別駕趙公廉，公之愛婿也，素知其為人名節清峻，氣宇沖邈，臨終之日，托以後事，而誓言於公曰：「嗚呼！余不天，余之生也克艱難。昔往蹇之際，不克抗臣節以死王事，繫老母之故，賴皇鑒之明以汾陽王靈，不汝疵瑕，獲保首領以免。今死喪洊至，逃逭無所，汾陽王生成之恩，不得而答，太夫罔極之德，何階而報？天乎天乎！誰察予之心乎？言終，飲恨而歿，享年六十有五。夫人隴西李氏，柔克宜家，坤儀訓內，享年不永，先公而逝。大曆八年正月五日，詔贈郡夫人，夫人以其月乙酉，合祔於萬年縣鳳棲北原，禮也。公六典大郡，三掌禁兵，清儉以立身，貞固而獲歿，誰謂高氏無君子？斯焉取斯。太夫人隴西李氏，回已思之腸，就終焉之禮。夫人天水趙氏，誓同穴之志，為未亡之人。嗣子長曰昇，次曰昱，咸在童齔，集蓼茹荼，哭不絕聲，盡而繼之以血也。虔忝吏末，曾工為文，受命於愛婿趙公，俾光昭公之令德，逖聽遺愛，搦劄而書，不覺涕之沱若。跪而銘曰：

天贊皇明，而公克生。欽若王事，有終於成。乾乾惕厲，謇謇忠貞。三主禁兵，六牧專城。於穆性情，洋洋頌聲。九有作程，惟皇之楨。胡不終吉？今天降疾。禍升福黜，幽啟明窒。佳城鬱鬱，備物秩秩。送終於畢，不思其出。隴月宵弔，郊雲曙密。吁嗟高公，千秋此室。

韓翃

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在淄青，李勉在宣武，皆辟佐幕府。後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

為田神玉謝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賜臣茶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臣某中謝。臣智謝理戎，功慚蕩冠，前思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恤其暴露。榮分紫筍，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典犒軍，皆是循常，非聞特達。顧惟何幸？忽被殊私，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才有分茶。豈知澤被三軍，仁加十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臣無任云云。

謝追贈父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追贈臣亡父先臣司空者。慶因出震，澤及重泉，禮命式加，哀榮兼極。臣某中謝，臣遭家不造，過庭無聞，仰先聲而彌高，勤遺訓而靡及。徒因積善，率勵小心，位忝統戎，寵加錫賞。此誠陛下孝理為本，德教所先，因作解之明威，布追遠之厚德。禮降幽壤，位崇上公。遂使展罔極之哀，受恩感認庶物，襲有後之慶，撫事愧於揚名。既申報養之懷，載竭移忠之孝。臣子誠願，備極於斯。無任哀感之至！

謝追贈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追贈臣亡母李氏楚國太夫人者。承命祗感，哀榮罔極。臣霜中謝。臣年甫強仕，禍積靡恃，痛吹棘之莫喻，瞻風樹以永懷。雖忝分茅之榮，實由斷織之訓。動興怵惕，感戴劬勞。豈謂陛下推恩成仁，廣孝致理，寵延隴隧秩開國封。使微臣沒地有辭，終天無恨，既申欲報之誌，更切匪躬之誠，餘生萬死，豈答元造？無任受恩屏營哀感之至！

謝追贈父官表

臣某言：伏奉恩制，追贈臣亡父通直郎行京兆府醴泉縣尉成名禮部郎中者。渥澤流於幽隧，哀榮集於私門。兢惶拜命，涕咽無措。臣某中謝。先臣素履貞白，早謝昌時。臣雖叨竊班榮，不及祿養，每懷風樹之痛，莫報蓼莪之恩。伏惟皇帝陛下深宏孝理，澤被存歿，特降殊私，爰加哀贈。幽靈知感，結草有期，徽臣戴恩，畢命思報。不任荷懼懇悃之至！

謝敕書賜臘日口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敕書，宣慰臣及將士等，並賜臣母申國太夫人口脂一合，麵脂一合，澡豆一貼，並賜臣溫香一合，兼賜將士口脂等。聖慈稠疊，感戴無階。臣某中謝。臣絲發效徽，乾坤施重。因時受賜，睹物知恩。寵及澡身，榮加潤色。恭嚐禦藥，心則和平。親受國香，人其服媚飾犬羊之賤質，齋鴛鷺之增慶。思必及於慈親，澤兼流於宿將。感戴洪恩，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為田神玉謝詔葬兄神功畢表

臣苛言：臣亡兄某以今月二十日詔葬永畢，感恩追慟，肝心如裂。臣某中謝。臣亡兄俯歸幽穸，更軫皇慈。易以大名，賜夫秘器。王人加贈，京兆護喪。道備哀榮，念深勳舊。霍光故事，斯則為優；謝安殊禮，彼何足貴？臣限總留務，虔恭聖私。不及親扣泉扃，盡哀號之義。回趨陛下，謝褒寵之恩。慟哭轅門，五情分潰。臣無任感激之至！

為田神玉謝不許赴上都護喪表

臣某言：奏事官潘洽回，伏奉敕書手詔，兼宣進旨，不許臣軏離所部。又以臣腳弱無力，伏奉批表，以軍府政殷，藉卿鎮輯，不赴上都也。懇誠莫遂，祗命哀惶。臣某中謝。臣兄永辭昭代，俯及葬期，臣請解戎章，歸護喪事。義雖聞上，恩不聽卑。掩汪轅門，飛魂隴樹，外慚形影，內切肝腸。千兩送車，臣空瞻望；九原臨穴，臣不躬親。一叫骨驚，三時心死。伏以大君有命，重鎮無人，俾臣割哀，勖牙留務。宣恩拜手，祗事撫膺。又荷聖慈，追懷前效，俯悲簪屨，軫念鬆楸。更使改期，貴先遠日，幽明銜荷，感謝無階。無任哀感之至！

為田神玉謝兄神功於京兆府界擇葬地表

臣神玉言：今月三日得上都留後報稱，伏奉敕牒，臣亡兄神功宜令所司於京兆府界擇地安葬，仍令京兆尹充監護使勾當。恭承渥澤，俯及遠期，拜手感恩，摧心增慟。臣某中謝。臣亡兄任崇寄重，方報聖恩，祚薄釁深，早違昭代。天慈悼往，朝典飾終，日月有時，乾坤曲施。榮加昭葬，寵荷官給。榮如曹氏，京兆開阡；貴比霍家，祁連象塚。義光前古，禮極哀榮。在臣一門，盡出望外。載悲載躍，無階上酬。臣願號赴私門，親護喪事。緣總留務，不敢自專。今見催促行裝，伏待進止雲雲。

為田神玉母太夫人謝男神功葬賜錢及神玉領節度表

妾張氏言：奏事官潘洽回，伏奉手詔，以妾亡男贈司徒神功葬日有期，特承哀問，兼賜神玉手詔，所賜本道錢四萬貫，並令妾以下。聖慈曲被，感戴哀絕。妾中謝。妾隨子東征，銜恩北闕，累承雨露，載啟山河。同覬之親，幸及貴登仆射；異勤之母，不見生拜司徒。忽荷聖慈，寵加存沒。敬薑年暮，俯矜哭子之哀；瘐翼才微，尚使領兄之眾。殊悲望外，旦慰目前。況將逼遠期，特垂渥澤，更切撫存之義，兼回贈往之資。赤仄盈庭，紫泥在篋。痛而受賜，哀以為榮。庶神功有知，應感安親之道；魂其無昧，更酬報國之誠。載號戴悲，不勝感絕。妾無任悲戴之至！

為田神玉謝賜錢供兄葬事表

臣神玉言：伏奉手詔，兼奉敕牒，賜錢五千貫文，給臣亡兄神功葬事用，拜手感恩，闔門悲戴，臣某中謝。臣兄始終效節，存歿銜恩，智悼在堂，已加朝禮。滕公居室，又荷天慈。錫其九府之錢，寵以重泉之路。多逾千萬榮冠一時。去病飾終，空陳元甲；孔光送往，薄賜黃金。在臣私門，寵極前古。但盡哀號之禮，寧憂窀穸之儀。臣無任感戴悲躍之至！

為李希烈謝留後表

臣某言：中使梁某至，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使持節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淮西節度觀察度支營田等使留後。特達睿恩，殊常寵寄，權兼專席，榮重褒帷，稠疊聖慈，心魂戰越。臣某中謝，臣少小孤遺，又無藝術。叔父忠臣，勵以成人，自屬艱難，親承任使。備牙門之將，總帳下之兵。耳目腹心，臣當職分；毫厘絲發，臣合知委。而依阿從事，曖昧居心。群小用權，臣不能規諫；三軍潛怨，臣不能警覺。蒼黃之際，遂成禍階。十起之恩，低回未報；一朝之難，逼迫見留。白刃交前，脫身無路。謝安內舉，竊效馳驅；疏廣告歸，獨乖隨從。在臣情地，何以自容？雖早殄仇讎，才雪家怨，而自慚面目，有負國恩。豈謂降以殊私，副茲重鎮。上承朱邸之令，下奉玉帳之謨。權副九州，地方千里。在臣微眇，難繼威聲。豈臣竊賣舊勳，謬膺殊澤？撫心泣血，何地自容？特望聖恩，察臣微懇，選朝廷舊德，副節度重權。許臣歸骨關西，死且不朽。

為鳳翔李尚書請使人拜掃表

臣某言：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臣仕雖無聞，忠冀盡力。當陛下至理之日，偶四方

無事之時，臣幸揚名清朝，全節聖代於臣之分，榮感多焉，而罔極之心未遑省告。伏以先臣墳墓，遠在定州，道路所經，瞻馳靡及。臣自入宿衛，三十四年。頃者師旅雖寧，武臣分閫，臣職叨禁近，事絕私情。宏覆之德，靡所不容；而兢懼之誠，實難自盡。空懷怵惕之感，莫申展奠之儀。今寰宇廓清，憂疑必釋，當天下交泰之際，是人神葉吉之期。臣寄重藩維，不合上請，今遣弟某官某專拜掃，以道途所近，便取北路赴定州。軏披懇誠無任兢惶雲雲。

代人至渭南縣降服請罪表

臣某言：臣自出邊鄙，素無才術。頃因寇難，累效驅馳，遂荷殊私，謬膺重寄。介於偏僻，密邇寇仇，備曆艱危，得全節義。遼陽移拔，趙北掃除，皆仗威靈，非臣力致。幸逢清廓，軏自寬閑，麾下不虞，舟中生變，坐貽顛沛，實愧無謀，縱欲粉身，於何塞責？陛下念臣微效，未即書刑，許歸朝廷，俾露誠懇。王畿日近，聖問薦臨，雖承雨露恩深，其若丘山罪重，闕廷進對，臣亦胡顏？鈇鉞就誅，甘當碎首，謹於路側，降服而囚。且十年以來，秉戎律者，其於綏撫，或有乖方。不待刑章，蔽於部曲，隱而不數，斯輩亦多。臣以負罪雖同，免罹其禍，幸全腰領，伏俟天誅。臣之為榮，死亦不朽。臣無任懇款之至。

代人奉御批不許請罪謝恩表

臣某言：奏事官蘇翼回，伏奉聖造答表，勒臣即複章綬，速赴闕庭。捧讀震驚，心魂爽越。臣某中謝。臣智謝統戎，罪深負國，本期死所，翻荷生成。恩承主偏，法為臣屈，回謝九原之路，仰銜再造之功。拜命之妝，不勝抃躍。臣即匍匐，拜謝闕庭，無任感戴。

裴抗

抗平州人，官京掾。

魏博節度使田公神道碑

理天地者陰陽，統邦國者文武。才得其位，政由其理，則元后作聖，九有以寧。其或紐暫解而復維，運偶否而終泰。是以周十世而生方叔，唐八葉而傳太傅，保義藩服，昭宣王度，嘉言大猷，鬱為國楨。太傅諱承嗣，其先有媯之後，自敬仲奔齊，五代而昌，因

采田而氏焉。異才茂德，繼踵而至。其後議郎疇，哭劉虞墓，讓盧龍勳，義聲洋洋，焯於古今，公則議郎之裔，今為北平人也。曾祖堪，隋州從事。祖璟，皇鄭州別駕。烈考守義，皇安東副都護，贈戶部尚書。皆恭錄明哲，純懿貞良，纂邁德之仁傳有後之慶。

公則尚書之第六子也。元和間生，茯德直方，剛毅中正，根於天常。鍾海嶽之靈抱清淳之氣。幼尚擊劍，長而事邊，度山川之險易，計戎狄之勇怯。沉機潛運，用待時。開元中，林胡犯邊，公始以兵術聞。節將急而求公，乃假公平盧先鋒使，即日以偏師敵之，公大破夷落，斬首萬計。朔漠之人，恃公為雄，戎帥以捷聞，特拜公左武衛郎將，策殊勳也。仍前平盧先鋒使，擒俘斬首，一月三捷，戎阢氣懾，邊徼塵清。改左武衛中郎將，遷左清道率，拜左武衛將軍，昭武功也。天寶季年，逆帥安祿山竊幽陵之甲以叛，驅劫忠良，易其守心，蹂犬吠主，大肆凶逆，料天下敵已，唯公一人。遂乃臨以刀鋸，邀其質任，爰授兵要，置之腹心。公迫以凶威，計無從出，竊謂所知曰：「昔龔勝閉口，君房殺身，無補於時，自擠溝壑，乃呼天飲泣，忍死從權，將圖不朽之勳，以顯大忠之節。」時寇陷洛陽，遐邇震駭，大縱虜奪，以弭凶徒。唯公禁戢屬兵，托以戒嚴他盜。時大雪滿營，間無徑術，逆帥巡行諸部，躬自勞寒，至公之營，疑其無人。公乃介冑轅門，出卒羅拜，閱數伍籍，不缺一人，逆亂之徒，尤加敬憚。爰及刑獄，取決於公，寇逆亂常，法令苛慘，織辭底告，每陷忠良，皆以阿旨入法為已誡，察理辨情為攜貳。公將謀知免，且欲雪冤，每至議讞，必歸情實。至於免鼎獲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冀其違懺稍見疏遠，而逆帥以為平允得當，仁德歸厚，信重獎助，又倍於常。其後賊亂蜂起，互相吞戮，祿山流膏，安慶絕凶，思明陷刃，朝義傳首，羿浞既平，日月貞明。公雲龍交感，霖雨將作，誓爾有眾，同歸聖朝，誠意克從，大節斯立。時代宗在宥天下，降衷於人，載覽歸款，特加誠順。即日除戶部尚書御史大夫莫州刺史，復以莫州地褊，不足安眾，特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公榮懼感泣，潸然涕流，荷天之休，誓答元造，中以狀聞。上收其忠，錫以旄鉞，真拜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初懷恩之討朝義也，深結歸命之帥，陰有將叛之心，及恃功不虔，造節方兆，虎據汾晉，寇於太原，乃分使河朔，連扇群帥，邀我同惡，示以師期。群帥獻款，決計於公。公曰：「吾儕所以修睦仆固者，將欲藩翰王室，懷寧遠邇，竭股肱之力，報亭育之恩。乃玩兵左道，自任奸慝，有死而已，吾蔑從之，俱精練成師，以順王命，臣子之職也。」由是群帥感悟，率德相從，械繫行人，顯與之絕，暨聲問達於四境，幹紀之師，索然氣奪。是以懷恩喪子於榆次，棄甲於西河，北走胡庭，埋魂絕域，抑有由也。蹈危而正，可謂文武三傑，精剛百練者也。惟帝念忠，拜公尚書左仆射，賞有功也；遷大司空，旌有德也。初公之臨長魏郊也，屬大軍之後，民人離落，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公體達化源，

精潔理道。宏簡易，劃煩苛。一年流庸歸，二年田萊辟，不十年間，既庶且富，教義興行。魏自六雄升為五府，拜公為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仍加實封一千戶，以陟明也。而緇黃耆耆，詣闕陳乞，請頌德裒政，列於金石。帝曰：「俞。」以命先臣門下侍郎王縉，撰紀功烈，錫魏人以碑之。其明年，請立生祠而屍祝之。公執謙衝，抑而勿許。茂厥丕績，秩遷太尉，疇咨補職，爰立作相。

公拜賜荷寵，若墜泉谷，誓將率先啟行，斬伐不臣，殄彼昆夷，復我河湟。然後掛冠都門，告老歸第。嗚呼！有志不就，昔人所痛。致君之道未展，大夜之期俄及。大曆十三年春二月，遘天倫之戚，茹痛而疾，秋九月甲午，薨於戎府，享年七十有五。天子悼舟楫之沉覆邦人號榱，棟之崩摧，罷輟市朝，哀慟中外。諫議大夫蔣鎮冊贈太保，臨吊賻禮有加等。夫人富春孫氏，齊莊之德備矣。開越國之封，列魚軒之貴，降年不永，先公即世。其年十二月十四日，得吉兆於魏州貴鄉縣金堤鄉吳河裏之原，遷夫人之殯歸同穴之期而祔焉，禮也。公孝敬忠信，慈仁睦友，造次顛沛，一以貫之。在家如嚴君，撫人如慈父，違其子而進猶子。逾十起之愛，傅八命之榮，則宋穆不獨賢，伯魚有慚德，積戴餘慶，並時而昌。允子十一人，長子維，皇魏州刺史。次子朝，左神武將軍知軍事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三子華，皇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長公主，永樂薨，複尚新都長公主，贈工部尚書。四子繹，皇試大理評事。五子綸，皇監察御史裏行。七子繪，八子純，不幸早世。九子紛，皇河南忝軍。十子紳，殿中侍御史內供事。十一子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皆文武奕世，忠孝傳家，或至大官，或階清級。誕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雁門郡王襲實封五百戶贈司空緒，則公之第六子也。纂承鴻勳，不忝前烈，開戚裏之貴，繼茅土之封，繡轂朱輪，光輝日新。聖朝覃孝理之恩，軫聞聲之念，複追贈公太傅，復贈魏州大都督。相國烝烝孝思，霜露增感，復以生祠故事，具表上聞。天子彰善崇德，乃許追立，爰命祠臣禮部侍郎呂渭徵撰休烈，厥功茂焉。相國生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相貝澶衛等州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季安，繼踵象賢，克荷丕構，玉立水潔，孤高不群，駸駸逸足，長途萬里，勳賢接武，今古罕倫。嗚呼！開國承家之義顯矣，翼子謀孫之道光矣。沒而不朽，非公而誰？抗賓事戎麾，出入三世，目睹芳躅，耳聆嘉聲。不愧之詞，誠非諂上，敢刊樂石，傳於無窮。詞曰：

維嶽雄氣，鍾於崆峒。委和孕靈，降生我公。於惟我公，其德崇崇。處暗不昧，在明則通。（其一）

運屬昌時，功居顯位。天子命我，蒞於東魏。榮傳曳履，寵拜端揆。乃領司空。俄登太

尉。（其二）

爰立作相，俾屏我王。訓節制師，威不庭方。為國之紀，為人之綱。教義聿修，德音孔揚。（其三）

上天和災，奪我元老。邦國殄瘁，誰云壽考？梁木其壞，嘉言是寶。隴月阡松，荒煙蔓草。（其四）

墮淚碑在，生祠廟存。澤流福子，慶被孝孫。日下甘棠，風清德門。刻此金石，傳芳後昆。（其五）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